《人間佛教》學報 · 藝文｜第四期

人間佛教的理念與實踐

樓宇烈
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

建設「人間佛教」，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一股主要思潮和實踐方向。至今，為中國大陸、台灣、香港、澳門，乃至世界華人佛教界的多數僧俗四眾弟子，以及佛教學者所認同。

建設「人間佛教」的理念，最早是由近代高僧太虛大師提出來的。他當時提出這一理念的原因，主要是為了糾正流傳至晚清時期傳統佛教中，出現那種重「死」、重「鬼」的流弊。他認為，那種「以為只要死的時候死得好，同時也要死了之後好，這並非佛法的真義，不過是流布上的一種演變罷了。」（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第二編第五冊《人生佛教開題》），而佛法的真義，大乘佛法的核心，乃是「發達人生」、「進趣人生究竟」，由「人乘法」而達「佛乘」。因此，佛法應當是活著的人的佛法，佛法應當為提升人生品格，淨化社會服務。所以，太虛大師先後提出了「人生佛教」和「人間佛教」的理念，並以此作為他推進近代佛教改革的核心內容和根本宗旨。

「人間佛教」的理念有沒有經典和教義上的依據？「人間佛教」的實踐會不會影響佛教的出世性格和神聖性？這是推行「人間佛教」理念和實踐，必須回答的問題。經過教內外高僧大德和專家學者八十年來的探討和實踐，[1] 應當說對「人間佛教」理念的經典教義依

1. 太虛大師最初明確提到「人生佛教」的命題，大概是在 1928 年 4 月的〈對於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〉一文中，至今已經 80 年了。

據，已有較為深入的把握和闡釋；對「人間佛教」的實踐，也已有了較為豐富的經驗。

一、佛教教理中獨特、鮮明、豐富的重視人世間，以及強調人類依靠自身的智慧和毅力來自我解脫的人文精神，是人間佛教內在的根本理據。

與其他宗教相比，佛教是一種充滿人文精神的宗教。它立足於現世人生，深切關懷一切有情眾生，乃至於無情世界的生滅苦樂，強調一切有情眾生不依神力的智慧自度和慈悲度他（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注重於自覺自度，而「悲智雙運」、「自覺覺他」則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）。

太虛大師嘗說：「佛教問題即人文問題」，「故佛教問題，實為全世界人文之所系，應時行化，不容緩矣！」（《佛乘宗要論》），這是非常深刻的見解。一般地講，人文問題是所有宗教共同關注的問題，但是大多數宗教都是借助於神道的精神和理論來關注人文問題的。唯有佛教則自釋迦牟尼創教之時起，即充滿了重視人類依靠自身的智慧和毅力來自我解脫的人文精神。即使在大乘佛教的發展過程中，雖然也有濃厚神道色彩的一面，然其解脫修證的理論、實踐，以及以人為主體的根本精神，仍占據著主導的地位；中國禪宗，更是把佛教這種以人為主、自我解脫的人文精神發揮到極致。

佛教的人文精神，決定了佛教以覺悟人生為根本和「不離世間覺」的人間佛教性格。當今高速發展的資訊時代和激烈競爭的經濟社會，更加速了人類的自我異化，人們因而也更迫切地要找回失落的自我、了悟自我，社會也需要更多更深切的人文關懷。因此，在當今社會宣導和建設「人間佛教」，是與佛教具有豐富的人文精神

這一內在特點十分相契合的。

佛教是佛陀通過親身實踐，總結出來的有情眾生自我覺悟、自我解脫的圓滿之法，所以它首先是一切有情眾生，其中主要是人，自我修養、自我提升、自我完滿和自我超越的道理和方法。這裡所說的有情眾生和人，都是現實世間中的有情眾生和人，都是生活在種種煩惱、愚痴中的活生生的有情眾生和人，佛教為其提供斷除煩惱、愚痴的智慧和道路，這是人間佛教最根本的意義之所在。所以，太虛大師提出人生佛教，認為：「人生的佛學者，以現代人生為起點，以發展生存至於微妙，導人至於正覺為目的。」（《人生佛學的說明》）

由此，作為住持現世佛法的僧寶，亦當以佛教為活著的人、現實的人服務，用佛法來引導人類、淨化社會、提升人格，建設人間淨土。實踐大乘佛教悲智雙運、自度度人的精神，實現佛陀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的誓願，這是佛教僧團最根本的任務，也是佛教僧團實踐人間佛教的真實意義。

二、大乘佛教的悲智精神，決定了佛教入世為眾生、為社會服務的人間佛教的性格。

佛教本是一種出世法，但它同時具有積極的入世精神和人間性格。而這也是與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的本懷大願相一致的。

人們都很熟悉佛傳故事中，釋迦牟尼誕生時自行七步後所說的一句話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為尊」（《修行本起經》卷上、《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》卷上）、「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」（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卷一），「天上世間我為最尊」（《普曜經》卷四）。但大家不一定記得緊接這句話下面的那句話，即：「三界皆苦，吾當安之」

（《修行本起經》卷上）、「當度三界生老病死，令至無為」（《普曜經》卷四）、「此生利益一切人天」（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），而這正是釋迦牟尼出家、修道、證悟的本懷大願，或謂之「諸佛常法」。

《長阿含經》卷一中，記載著如下一段論述：

> 佛告比丘，諸佛常法。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，從右脅出，專念不亂。從右脅出，墮地行七步，無人扶侍，遍觀四方。舉手而言：天上天下唯我為尊，要度眾生生老病死。此是常法。

這裡的毗婆尸菩薩也就是佛教傳說中過去七佛中的第一佛，經中描述他出生時的情景，與釋迦牟尼佛出生時的情景完全一樣。在原始佛教時期，只有釋迦牟尼一人被尊稱為佛，到大乘佛教發展起來後，才有三世諸佛和十方諸佛等說法。這段經文的寓意，是要說明過去佛和現在佛的一脈相承，而更重要的是要點出「要度眾生生老病死」的本懷大願，乃是從過去七佛以來，直至今佛釋迦牟尼一以貫之的「諸佛常法」。

大乘佛教認為，修證需要經過無數生死，累劫修行，以「摩訶般若」（大智慧），求得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（無上正等正覺），除了斷除自己一切煩惱外，更應以救脫眾生為目標。因此，他們宣稱大慈大悲是佛法的核心，以普度眾生、成佛救世、建立佛國淨土為目標。佛法既是出世的，又要入世間，開大方便門，以引度眾生。

大乘佛教的上述宗旨，集中地體現在他的悲智精神中。而大乘佛教的悲智精神，又決定了佛教入世為眾生、為社會服務的人間佛教的性格。

許多大乘經典中都認為，聲聞、緣覺二乘雖然也有「慈心」，

但缺乏「大慈悲心」，他們沒有救度眾生的大願，而大乘菩薩乘正在這一點上遠勝過二乘。[2] 如說：

> 阿羅漢無大慈悲，無本誓願度一切眾生。（《大智度論》卷 28）
> 聲聞、辟支佛雖有慈心，本不發心願度一切眾生，亦不回善根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以是故菩薩一日修智慧，過聲聞辟支佛上。（同上，卷 35）

千手觀音（如地法師 / 攝）

大乘佛教把救度眾生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，把能否為救度眾生而捨棄自己一切，作為證菩提、成佛道的根本條件。「以慈悲心養育民物，出慈悲水溉灌眾生」（《七佛所說神咒經》卷 3），這是所有大乘經典反復強調的教義和實踐要求。

諸佛菩薩既以度盡無量眾生為求佛道之本懷大願，因此正像通常所傳地藏菩薩誓願所表達的：「眾生度盡方證菩提，地獄不空誓不成佛。」只要有一眾生尚在苦難中，諸佛菩薩就不會離此五濁世間。

正因為如此，大乘佛教反復強調出世與世間的不二，強調出世間法與世間法的不二。這在許多大乘經典中都有所論述。因為在大乘佛教看來，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」（《維摩詰經 · 入不二法門

2. 這裡只是就大乘佛教發展初期自許為「菩薩乘」，而與當時「聲聞乘」、「緣覺乘」的修證特點相比較而言。大乘佛教發展到相當時期後，依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的精神，視三乘均為佛度眾生之方便法門。如《法華經》言「會三歸一」，三乘皆歸於「一佛乘」。

品》）、「法界非世間法亦不離世間法，法界非出世法亦不離出世法。法界即世間法，世間法即法界。法界即出世法，出世法即法界。」（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385）

禪宗把不離世間求出世間，不離世間法而行出世間法的理論做了最充分的發揚和最具體的實踐。禪宗最充分地強調和發揚了大乘佛教「不二」法門的精神，積極地溝通世間和出世間，強調以出世心做入世事，實踐大乘佛教以慈悲智慧為根本的精神。如《壇經》中說：

法元在世間，於世出世間；勿離世間上，外求出世間。
（敦煌本）
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
（宗寶本）

這是人們都熟悉的偈語，它對當今人間佛教的開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經驗。

禪宗高唱「自性自度」，「見性成佛」，甚至喊出「當知眾生自度，佛不能度。努力努力自修，莫倚他佛力。」（大珠慧海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）把人的主體性、主動性、能動性提到最根本的位子，突顯佛教的人文精神。

關於人間佛教的含義，人們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界定，但我想對世間有情眾生的人文關懷，應是人間佛教的本質所在。其主要的特性則是指佛教的實踐不離世間，以及以救度人間眾生、建設人間淨土為己任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「莊嚴國土，利樂有情」。也正因為如此，我認為大乘佛教的悲智精神，最充分地顯示大乘佛教的人間性格，也決定了大乘佛教必然是人間的佛教。

三、大乘佛教發展起來的「二性空」、「中道」、「不二」等理論則給予人間佛教更為充分和堅實的理論基石。

佛教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出離生死、超脫輪迴，到達涅槃寂靜的彼岸。這一目標顯示了佛教出世主義的根本特徵。然而如何才能出離生死、超脫輪迴，如何才是涅槃境界，乃至出世間與世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等等，在佛教發展的不同階段，有著不盡相同的理論闡釋和修證實踐。

在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時期，佛子們以因果緣起理論，闡明一切有情眾生的所有苦樂都是自作自受，因而也只有靠自己去解脫的道理，從而排除當時印度眾多外道的種種無因論、宿命論和有神論的說教，突顯有情眾生（主要是人類）在生命關懷和生死超越問題上，自主自決的主動性和能動性，確立一切有情眾生不依神力、智慧自度的原則。這種建立在因果緣起理論基礎上的，突出有情眾生主體地位的人文精神，決定了佛教注重人生、不離人生而證解脫的特點。

此外，我們在不少早期佛典中，也可以看到佛與佛弟子反復強調：「人身甚難得」，「佛世尊出世甚難遇」（《佛說阿難同學經》出《增一阿含經》）、「人身難得，佛世難值」（《普曜經》卷 8）、「佛世尊皆出人間，非由天而得也」（《增一阿含經》卷 26）、「我身生於人間，長於人間，於人間得佛」（同前，卷 28）等等，這也說明原始佛教重視人間的特性。

但是，這裡有一點需要作一定的說明，即在早期佛典中所強調的「人身」、「人間」，主要是從六道中，人道最為殊勝、可貴的角度來說的，也就是說只有人道中的有情眾生得以成佛，其餘五道中的有情眾生是不能成佛的。這與大乘佛教發展起來以後，著重於

從「世間」意義上來講「人間」的含義，是不完全相同的。因此，在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裡，「世間」和「出世間」，煩惱和菩提，生死與涅槃，都是二而非一的分別法，只有遠離紅塵世界、徹底斷除世間諸障煩惱，才能證得菩提，只有出離生死，才能證得涅槃境界。而這又是與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時期只講我空，不講法空的理論有關。從而在看透紅塵世間有為法的虛幻不實，徹底斷除後，卻又把出世間涅槃寂靜的無為法當作一個實有之法去追求。

因而，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時期的聲聞、緣覺二乘阿羅漢，雖然強調於人間求菩提，證涅槃，但他們厭離生死而欣樂涅槃，所追求的都是個人的速斷煩惱，速離生死，證得涅槃，而不願久住人間，利樂有情，普度眾生。這是聲聞、緣覺二乘與大乘菩薩道的重要區別之處，也正是此後大乘佛法認為聲聞、緣覺二乘在實踐佛法人間性方面不究竟、不殊勝的地方。

大乘佛教發展了一切皆空的理論，不僅講我空，而且講法空。無論是中觀學派的諸法實相論，還是瑜伽行派的萬法唯識論，都以破除我法二執，闡明我法二空為其根本宗旨。正是從這我法二性空的理論出發，大乘佛法不但視紅塵世間一切有為法為虛幻不實，就是出世間的一切無為法同樣也是性空不真的。而且認為，如果不能證悟到我法二性皆空的道理，是不可能到達彼岸，證得涅槃的。

正因為一切法本性皆空，因此一切法平等無分別。即以生死、涅槃二法來講也是如此。不能因生死為有為法，涅槃為無為法而起高下分別之見。如經中說：「生死涅槃，悉皆平等，以無分別」（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》卷 6）、「生死與涅槃，本性皆平等」（同上，卷 9），在大乘佛法看來，聲聞、緣覺二乘的厭離生死，欣樂涅槃，即是一種不明我法二性空的分別執著，是欲有所得。然而，如果了

悟我法二性空的道理，那也就無相可執，無法可得了。既無相可執，無法可得，還有什麼可以厭離，又有什麼可以欣樂的呢！

這種無二、無得、無分別，亦即大乘佛法之不二中道法門。依此不二中道，則「不入生死，不出生死；不入涅槃，不出涅槃」（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75）；「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」、「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」、「不滅痴愛起於明脫」（《維摩詰經 · 弟子品》）；「在於生死，不為汙行，住於涅槃，不永滅度」（同前，《文殊師利問疾品》）；「示行諸煩惱，而心常清淨」（同前，《佛道品》）。

在《維摩詰經 · 菩薩行品》中，按照不二法門的理論，提出了十分具體的「有盡無盡無閡法門」，亦即「不盡有為，不住無為」的大乘菩薩行。其核心是「不離大慈，不捨大悲」，不離世間，不捨世法，「教化眾生，終不厭倦」；以及「修學空，不以空為證；修學無相無作，不以無相無作為證；修學無起，不以無起為證」。而這些，也正是大乘佛教菩薩行人間佛教理論和實踐的核心內容。

由人道殊勝，在人間成佛，到自覺覺他、自度度人，不捨生死，不欣涅槃，利樂有情，莊嚴國土的大乘菩薩行，這是佛教人文精神的拓展，是人間佛教理論和實踐的深化。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，所以說大乘不二法門理論，為人間佛教的實踐提供了最充分、最堅實的理論基石。

四、目前，中國佛教界、學術界對人間佛教問題都相當關懷，既有理論方面的討論，也有實踐方面的探索。

在理論方面，人們對人間佛教有各種不同的理解和闡釋，在實踐方面，人們也有各具特色的嘗試和開展。這些討論和探索不管有多大的分歧和不同，我認為都有助於人間佛教的建設和發展。

大乘佛法自覺覺他的關鍵在於修證實踐，人間佛教的根本和生命也在於實踐。目前，在中國大陸和台灣、香港等華人地區的許多佛教團體，都在以他們對「人間佛教」理念的理解，努力實踐「人間佛教」的建設，其中包括實現佛教由傳統向現代轉化的努力。他們都本著「弘法是家務，利生是事業」的宗旨，努力使詮釋佛教經典的教義和方法，更易於現代人接受、理解和領悟，努力通過各種社會事業以利樂有情眾生。在各種社會事業中，有的側重文化傳播，有的側重各類教育，有的側重慈善福利等等。

實踐人間佛教的途徑、方法可以是多樣的，然其中心應當是積極發揚佛陀的人文關懷精神。

關於人間佛教與人文關懷的問題。我在上面說到，人間佛教是建立在佛教教理內在的人文精神之上的。因此，對社會眾生的人文關懷，正是人間佛教的本質所在。在現代社會中，人類最煩惱的問題就是自我的失落。

隨著社會經濟科技的發展，人類自我異化的情況也愈來愈嚴重，人類正在淪為由自己創造的物質經濟和科技的奴隸，生存的競爭，名利的追逐，物欲的膨脹等等，更為人們認識自我，提升自我的精神世界，帶來更多的障蔽與繫縛。

人們沉淪於現象之我而找不到真正的自我，人們需要更多更切實的人文關懷，更需要認識自我的本來面目。而關懷人間眾生，引導眾生認識本來清淨的自我，這是佛教的慈悲精神，人間佛教的本色行當，也應當是人間佛教未來的發展方向。

下面，我還想就與人間佛教理論、實踐、展望等有關的兩個問題，談一下我的一些淺陋之見：

一是關於人間佛教與人生佛教的關係問題

這個問題發端於太虛大師。他最初用的是人生佛教，以人生佛教來概括佛教的根本精神。以後又提出人間佛教的概念，在他那裡，人生佛教和人間佛教的內涵基本沒有差別。但在以後的討論中，人們對這兩個名稱發生分歧，有人主張提人生佛教，有人主張提人間佛教。

其實，在我看來，人間佛教、人生佛教兩種提法完全可以並存並提，可分可合，互相補益。我認為，人生佛教在揭示佛教理論的人文精神的本質特徵方面，在闡明佛教教理對治個人三毒（貪、瞋、痴）二障（煩惱障、所知障）和人格自我提升方面，有其親切明白的優點。而人間佛教在揭示佛教實踐不離世間的重要特質方面，在體現佛教面向社會眾生和建設人間淨土方面，則有其鮮明切實的優點。因此，闡發佛教人生學說和建設佛教人間淨土，是未來人間佛教發展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。

二是關於人間佛教與佛教世俗化的問題

所謂世俗化問題是現代宗教遇到的一個普遍性問題，現代社會的發展，使得宗教與社會和民眾的關係越來越密切，宗教對民眾現實生活狀態的關注也越來越多。1962 年天主教羅馬大公會議，就強調要更多地關注此岸世界的問題。這也就是說，宗教應更多地關心世俗生活，要使自己的教理、儀軌等，更貼近世俗生活，適應世俗生活。為此，一些傳統宗教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教理做了某些新的闡釋，對儀軌做了某些改革，以適應時代的需要。現代宗教的這種變化，被稱之為現代宗教世俗化的趨勢。

如果就此而言，那麼毋庸諱言，人間佛教也內含著世俗化的一面，也是因應時代之需的變化。但是應當指出一點，宗教的世俗化或人間佛教的世俗化，都只是指其教理和儀軌貼近世俗生活、適應世俗生活。這是化導現代世俗眾生的應機之需。因此，宗教的世俗化或人間佛教的世俗化，絕不應是與世俗的同流。無論是出家眾還是在家眾，既然皈依了佛法，就應當依照佛陀的教導，在世俗生活或叢林生活中求證超越世俗的正覺正悟。

近現代中國佛教界有一種說法，叫「以出世心做入世事」。這大概就是既要融入世俗，而又不與世俗同流，以保持佛教出世性的根本精神。而一位出家高僧或在家居士能真正做到「以出世心做入世事」，那麼他在社會大眾的心目中一定是一位活菩薩，一位人天師範，佛教的神聖性也必然得以顯揚。

孔子說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（《論語・衛靈公》），事在人為，宗教的世俗化並不一定與宗教的神聖性相對立。「以出世心做入世事」既保持一顆聖潔的、超越的出世心，並以此自律；而同時又以一顆智慧的、慈悲的心去做入世之事，以利益眾生。我想這種自覺覺他、自度度人的實踐，應當說更能突顯出宗教出世性、神聖性的實質意義。

人間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。圖為五百名行腳僧在台北街頭行腳托缽。（莊美昭 / 攝）